

靈海清沙

盧隱著

唐景流

靈海潮汐

靈海潮汐

盧隱著

開明書店印行

靈海潮汐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初版

民國三十三年六月版

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九角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
開明書店
代表人 范洗人

編著者

廬

隱

有著作權 ■ 不准翻印

目次

父親·····	一
幽弦·····	四二
勝利以後·····	五二
秦教授的失敗·····	七一
危機·····	八五
寄天涯一孤鴻·····	九五
靈海潮汐致梅姊·····	一〇九
寂寞·····	一二四
藍田的懺悔錄·····	一三七

何處是歸程……………一弄

雨夜……………一奏

雲蘿姑娘……………一九二

父親

這幾天正是秋雨連綿的時候，雖然院子裏的綠苔，驀然增了不少秀韻，但我們隔着窗子向外看時，只覺那深愁凝結的天容，低得彷彿將壓住我們的眉梢了。逸哥兩手交叉胸前，閉目坐在靠窗子的皮椅上。他的朋友紹雅手裏擎着一本小說，默然的看着。四境都十分沈寂，只間雜一兩聲風吹翠竹，颯颯的發響。我雖然是站在窗前，看那挾着無限神祕的雨點，滋潤那乾枯的人間，和人間的一切，便是我所最愛的紅玫瑰——已經憔悴的葉兒，這時也似含着綠色，向我嫣然展笑；但是我的禁不起挑撥的心，已被無言的悲哀的四境，牽起無限的悵惘。

1
逸哥忽然睜開似睡非睡的倦眼，用含糊的聲調說道：「我們作什麼消遣呵……」紹雅這時放下手裏的小說，伸了伸懶腰，帶着滑稽的聲調道：「誰都不許睡覺，好好的天，

都讓你睡昏暗了！」說着拏一根紙作的捻子，往逸哥的鼻孔裏戳。逸哥觸癢打了兩個噴嚏，我們由不得大笑。這時我們覺得熱鬧些，精神也就振作不少。

紹雅把棋盤搬了出來，打算下一盤圍棋，逸哥反對說：「不好！不好！下棋太靜了，而且兩個人下須有一個人閒着，那末我又要睡着了！」紹雅聽了，沈思道：「那末怎麼辦呢？……對了！你們願意聽故事，我把這本小說念給你們聽，很有意思的。」我們都贊同他的提議，於是都聚攏在一張小圓桌的四圍椅上坐下。桌上那壺噴芬吐霧的玫瑰花，已預備好了。我用一隻白玉般的磁杯，傾了一杯，放在紹雅的面前。他端起喝了，於是我們誰都不說話，只凝神聽他念。他把書打開，用洪亮而帶滑稽的聲調念了。

九月十五日

真的！她是一個很有才情的女子，雖然她到我們家已經十年了，但我今天才真認識她——認識她的魂靈的園地——我今年二十五歲了。我曾三次想作日記，但我總覺得

我的生活太單調，沒什麼可記的；但今天我到底用我那淺紅色的小本子，開始記我的日記了。我的許多朋友，他們記日記總要等到每年的元旦，以為那是萬事開始的時候。這在他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，而我卻等不得，況且今天是我新發見她的一切的紀元！

但是我將怎樣寫呢？今天的天氣算是清明極了，細微的塵沙，不曾從窗戶上玻璃縫裏吹進來，也不會聽見院子裏的梧桐喳喳私語。門窗上葡萄葉的影子，只靜靜的臥在那裏，彷彿玻璃上固有的花紋般。開殘的桂花，那黃花瓣，依舊半連半斷，滿綴枝上。真是好天氣呵！

哦！我還忘了，最好看是廊前那個翠羽的鸚鵡，映着玫瑰兒的朝旭，放出燦爛的光來。天空是蔚藍得像透明的藍寶石般，只近太陽的左右，微微泛些淡紅色色彩。

我披着一件日本式的薄絨睡衣，拖着拖鞋，頭上的短髮，覆着眼眉，有時竟遮住我的視線了。但我很懶，不願意用梳子梳上去，只借重我的手指，把他往上掠一掠。這時我正看太戈爾破舟的小說，「哈美利林在屋左的平臺上，曬她金絲般的柔髮……」我的額髮

又垂下來了，我將手向上一掠，頭不由得也向上一擡。呵！真美呵！她正對着鏡子梳妝了。她今年只有二十七八歲，但她披散着又長又黑的頭髮時，那時媚妙的態度，真只像十七八歲的人——這或者有人要譏笑我主觀的色彩太重，但我的良心決不責備我，對我自己太不忠實呢！

「我是個世界上最野心的男子，」在平時我絕不承認這句話，但這一瞬間，我的心實在收不回來了。我手上的書，除非好管閒事的風姨替我掀開一頁，或者兩頁，我是永遠不想掀的；但我這時實在忙極了，我兩隻眼，只夠看她圖畫般的面龐——這我比得太拙了，她的面龐，絕不像圖畫上那種呆板，她的兩頰像早晨的淡霞，她的雙睛像七巧星裏最亮的那兩顆，她的兩道眉，有人說像天上的眉月，有的說像窗前的柳葉，這個我都不加品評，總之很細很彎，而且——咳！我拙極了，不要形容吧！只要你們肯閉住眼，想你們最愛的人的眉，是怎樣使你看了舒服，你就那麼比擬她好了，因為我看作是極舒服，這麼一來，誰都可以滿意了。

我寫了半天，她到底是誰呢？咳！我彷彿有些忸怩了。按理說，我不應當愛她，但這個理是誰定下的？爲什麼上帝給我這副眼睛，偏看上她呢？其實她是父親的妻，不就是我的母親嗎？你兒子愛母親也是很正當的事呵！哼！若果有人這樣批評我，我無論如何，不能感激說他是對我有好意，甚至於說他不了解我，我的母親——生我的母親——早已回到她的天國去了。我愛她的那一縷熱情，早已被她帶走了。我怎麼能當她是我的母親呢？她不過比我大兩歲，怎麼能作我的母親呢？這真是笑話！

可笑那老頭子，已經四十多歲了，頭上除了白銀絲的頭毛外，或者還能找出三根五根純黑的頭毛吧！但是半黃半白的卻還不少。可是他不像別的男人，他從不留鬚鬚的，這或者可以使他變年輕許多，但那額上和眼角堆滿的皺紋，除非用淡黃色的粉，把那皺紋深溝填滿以外，是無法可以遮蓋的呵！其實他已經作了人的父親，再過了一兩年，或者將要作祖父了。這種樣子，本來是很正當的，只是他站在她的旁邊，作她丈夫，那真不免要惹起人們的誤會了，或者人們要認錯她是她的父親呢？

真煞風景，他居然摟着她細而柔的腰，接吻了。我真替她可惜。不只如此，我真感到不可忍的悲抑，也許是憤怒吧，不然我的心爲什麼如狂浪般澎湃起來呢。真奇怪，我的兩頰真像被火焚燒般發起熱來了。

我真不願意再往下看了。我收起我的書來，我決定回到我的書房去，但當我站起身來的時候，彷彿覺得她對我望了一眼，並且眼角立刻湧出兩點珍珠般的眼淚來。

奇怪，我也由不得心酸了。別人或者覺得我太女人氣，看人家落淚，便不能禁止自己，但我問心，我從來不輕易落沒有意思的眼淚。誰知道她的身世，誰能不爲她痛哭呢？

這老頭子最喜歡說大話。爲誠——他是我異母的兄弟——那孩子也太狡猾了，在父親面前他是百依百順的，從來不曾回過一句嘴。父親常誇他比我聽話得多。這也不怪父親的傻，因爲人類本喜歡受人奉承呵！

昨天父親告訴我們，他和田總長很要好，約他一同喫飯。這些話，我們早已聽慣了；有也罷，沒有也罷，我向來是聽過去就完了。爲誠他偏喜歡抓他的短處，當父親才一回頭，他

就對我們作怪臉，表示不相信的意思。後來父親出去了，他把屋門關上，悄悄地對我們說：「父親說的全是瞎話，專拏來騙人的；直像一隻紙老虎，戳破了，便什麼都完了。」

平心而論，爲誠那孩子，固然不應當背後說人壞話，但父親所作的事，也有許多值得被議論的。

不用說別的，只是對於她——我現在的庶母的手段，也太厉害了。人家本是好人家的孩子，父母只生這一個孩子。父親騙人家家裏沒有妻，願意贅入她家。

老實說，我父親相貌本不壞，前十年時他實在看不出是三十二歲的人，只像二十六七歲的少年。她那時也有十七八歲。自然囉，父親告訴人家只二十五歲，並且又假裝很有才幹和身分的樣子。一個商人懂得什麼，他只希望女兒嫁一個有才有貌，而且是作官人家的子弟，便完了他們的心願。

那時候我們都在我們的老家住着，——我們的老家在貴州。那時我已經十四五歲了，只跟我繼母和弟弟祖父住在老家。那時家裏的日子很艱難，祖父又老了，只靠着幾畝

田地過日子。我父親便獨自到北京保定一帶地方找些事作。

這個機會真巧極了，庶母——咳！我真不願稱她爲庶母，我到現在還不會叫過她一次——雖然我到這裏不過一個月，日子是很短的，自然沒有機會和她多說話，便是說話也不見得就要很明顯的稱呼，我只是用一種極巧妙哼哈的語贅，掩飾過去了。

所以在這本日記裏，我只稱她吧！免得我的心痛。她的父親由一個朋友的介紹，認識了我的父親，不久便賞識了我的父親，把唯一的嬌女嫁給他了。

真是幸運輪到人們的時候，真有不可思議的機會和巧遇。我父親自從娶了她，不但得了一個極美妙的妻，同時還得到十幾萬的財產，什麼房子咧，田地咧，牛馬咧，僕婢咧。我父親這時極樂的住在那裏，竟七八年不會回貴州來。不久她的父母全都離開人間的世，我父親更見得所了。錢太多了，他種種的慾望，也十分發達，漸漸吸起鴉片煙來——現在這種蒼老，多一半還是因吸鴉片煙呢，不然四十二歲的人，何至於老得這麼利害？

說起鴉片煙我這兩天也聞慣了。記得我初到這裏的那一天，坐在堂屋裏，聞嗅到這

煙味，立刻覺得房子轉動；好像醉於醇醪般，昏昏沈沈竟坐立不住，過了許多時候，煙氣才退了。這嗎啡真利害呵！

我今天寫得太多了，手有些發酸，但是我的思緒仍和連環套似的，扯了一個又一個。夜已經很深，我看見窗幔上射出她的影子，彷彿已在預備安眠了，我也只得放下筆明天再寫了。

九月十九日

我又三四天不曾作日記了。我只爲她發愁，病了這三四天，聽阿媽說眼淚直流了三四天。我不禁起了猜想，她也許並不會病，不過要痛快流她深蓄的傷心淚，故意不起來，但是她到底爲什麼傷心呢？父親欺騙她的事情，被她知道嗎？可是我那繼母仍舊還住在貴州，誰把這祕密告訴她呢？

我繼母那老太婆，實在討厭。其實我早知道她不是我的生母，這話是我姑母告訴我的。並且她的出身很微賤呢！姑母說我父親十六七歲的時候，就不成器，專喜歡作不正當

的事情，什麼嫖呵！賭呵！我祖父因為只生這個兒子，所以不捨得教管，不過想早早替他討個女人，或者可以免了一切的弊病。所以他十七歲就和我的生母結婚，這時他好嫖的性情，還不會改。我生母時常勸戒他，他因此很憎惡我的生母，時時吵鬧。我生母本是很有志氣的女孩子，自己嫁了這種沒有真情又不成器的丈夫，便覺得一生的希望都完了，不免暗自傷心。不久就生了我，因產後又着了些氣惱，從此就得了肺癆，不到三年功夫就長眠了。——唉！女人們因為不能自立，要倚賴丈夫；丈夫又不成器，因此抑鬱而死，已經很可憐了；何況我的生母，又是極富於熱烈情感的女子，她指望丈夫把心交給她，更指望得美滿的家庭樂趣！我父親一味好嫖，怎能不逼她走那人間的絕路呢！

我母親死的時候，我還不到三歲呢！才過了我母親的百日，我父親就和那暗娼，名叫紅玉的結了婚。聽我姑母說，那紅玉在當時是很有名的美人，但我現在覺得她，只是一個最醜惡的賤女人罷了。她始終強認她是我的生母，誠然，若拏她的年紀論，自然有資格作我的生母；但我當沒人在跟前的時候，總悄悄拏着鏡子，照了又照，我細心察看，我到底有

一點像那老太婆沒有？鏡子——總使我失望。我的鼻子直而高，鼻孔較大，而老太婆的鼻子很扁，鼻孔且又很小。我的眼角兩梢微向上，而她卻兩梢下垂。我的嘴唇很厚，而她卻薄得像鐵片般。簡直沒有絲毫像的地方。

下午我進去問她的病。她兩隻秀媚的眼睛，果然帶澀，眼皮紅腫；當時我真覺得難過，我幾乎對着她流下淚來。她見了我叫了一聲元哥兒坐吧！我覺得真不舒服，這個名字只是那老太婆和老頭叫的，為什麼她也這樣叫我，莫非她也當我作兒子嗎？我沒有母親，固然很希望有人待我和母親一樣，但是她無論如何不能作我的母親，她只是我心中的愛人……可是我不敢使我這思想逼真了，因為或者要被她覺察，竟怒我不應當起這種念頭。但是無效，我明知道她是父親的，可是父親真不配，他的鴉片煙氣和衰憊的面容，正彷彿一堆稻草，在那上面插一朵嬌鮮的玫瑰花，怎麼襯呢？

午後父親回來了；吩咐僕人打掃東院的房子。那所房子本來空着，有許多日子沒人住了。院子裏的野草，長得密密層層，間雜着一兩朵紫色的野花，另有一種新的趣味。我站

在門口看阿媽擎着鐮刀，刷刷割了一陣，那草兒都東倒西歪的倒下來了。我看着他們收拾，由不得懷疑，這房子，究竟預備給誰住呢？是了，大約是父親的朋友來了！我正自猜想，已聽見父親隔着窗戶喊我呢。因離了這裏，忙忙到我父親面前，只見父親皺着眉頭，氣色很可怕，對我看了兩眼說：「明天貴州有人來，你到車站接去罷！」我由不得問道：「是繼母來了！不是她還有誰……出去吧！我要休息了。」

怪不得我父親這兩天的氣色，這麼難看，原來爲了這件事情。他自找的苦惱，誰能替得，只可憐她罷了！那個老太婆人又尖酸刻薄，樣子又醜陋，她怎能和她相處得下。爲了這件事，我整個下午不會作事，只是預想將來的結果。

晚上喫飯的時候，她已起來了。我和她一同喫飯，但她只喫兩口稀飯，便放下筷子，長嘆了一聲，走回屋裏去了。我父親這時也覺得很不安似的。我呢，又替她可憐，又替父親爲難，也不會喫舒服，胡亂吞了一碗，就放下筷子，回到自己的房裏，心裏覺得亂得很，最奇怪的，心潮裏竟起了兩個不同的激流交激着，一方面我只期望貴州的繼母不要來，使她依